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七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

歷代名人書跋一

周史籀石鼓文

石鼓文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

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録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跡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其可疑者二

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録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録遠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虚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之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籒不能作也集古録

歐陽文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

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為可疑余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麗石如今世以為碓臼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亦易剥缺又往往為人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逺事事有理類如此況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所能到文忠公亦以為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金石録

歐陽集古所録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磨滅不可識者十二三葢予先世所藏本猶在集古之前也國朝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予嘗見之辟雍廢徙置禁中而岐下有摹本殊失古意并録之以見三代書蹤非後世摹寫所能及也資古紹志録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朂李嗣眞張懷瓘竇臮竇蒙徐浩咸以為史籀筆蹟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叙歴代書

亦㕔之蒼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為尤詳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録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説為無所考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者作釋音且為之序乃摘丞殹二字以為見於秦斤秦權而指以為秦鼓偽劉詞臣馬定國以宇文泰嘗蒐岐陽而指以為後周物嗚呼二字固不足為石鼓重輕然近人稍有惑其説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為尤遠鼓文細

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之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王時去宣王為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遠甚由始出於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顔真卿干禄字刻於大歴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為衣食業摹拓為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訛闕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略而不道三疑

以謂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淪於瓦礫歷代湮没而後世始顯者為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玄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沈泉壤近世始出於人間不可謂不稱於前人不録於隋氏而指為近世偽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於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録乃復顯於世及觀蘇勗叙記尤喜予言之為得也則

夫隋之不録又無足疑者況唐之文籍視今為甚備而學者不敢為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於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為文王時鼓宣王時刻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於大篆丞毆二字見於秦器固無害況丞字從山取山高奉丞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於秦也唐初去宇文周為甚近事語尚在於長老耳使文帝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況

蘇勗之祖郅公綽用事於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嗚呼三代石刻存於世者壇山吉日癸巳刻與此耳而吉日癸巳無所攷據獨此鼓昔人稱說如是之詳觀其字畫奇古足以追想三代遺風而學者因可以知篆隷之所自出好異者又附會異說而詆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具鼓形字刻於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磑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博士時請於祭酒欲

以數槖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於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而足之大觀中歸於京師詔以金填其文以示貴重且絕摹拓之患初致之辟廱後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頃濟河遇大風重不可致者皆棄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則拓本留於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可輕議也哉紹興已卯歲予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寐

手自裝治成帙因取薛尚功鄭樵二音參校異同并攷覈字書而是正之書於帙之後其不知者姑兩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質焉 復齋碑録

大都國子監文廟石鼓十枚其一已無字其一但存數字今漸磨滅其一不知何代人鑿為臼而字却稍完此鼓據傳聞徽宗時自京兆移置汴梁貴重之以黄金實其字金人得汴梁奇玩悉輦至燕京移者初不以此鼓為何物但見其以金塗字必貴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

之王宣撫家後為大興府學大德之末集為大都教授得此鼓於泥土草萊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數後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兵部差大車十乘載之於今國子學大成門内左右壁下各五枚為磚壇以承之又為疏櫺而扃鐍之使可觀而不可近然三十年來摹搨者多字畫比當時已多漫滅者然移來時已不能如薛尚功鍾鼎款文所載者多矣大抵石方刓而高略似鼓耳不盡如鼓也道園學古録

石鼓文前人音辨多矣然皆以斷文連屬曲取意義其字有不可識者亦强為之辭質諸眞刻或前後相遠十餘字何其陋邪余舊藏甲秀堂小譜圖畫鼓形隨缺補字以意想像則我車既攻維楊及柳之句不止乎此因取眞刻置几上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叅以薛氏款識及古文苑等書隱度成章因影得表其闕文不敢以己意填補依穆天子傳例補以圍方其有重文亦注於右不可識者闕音惟鄭樵音訓最為乖誕因削去不用昔淳

熙間楊文昺以詛楚石鼓泰山嶧山碑作周泰刻石釋音其琅邪之碑不類泰文亦與收入似未盡善今皆刪定止存泰山嶧山刻字併二世詔文正詛楚絆縫遝遂二字共成一卷仍以周泰刻石為題號云周泰石刻釋音

右石鼓文十其辭類風雅然多磨滅不可辨世傳周宣王獵碣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從開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歸於燕聖朝皇慶癸丑

始置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豈物之顯晦自有時邪鼓之所自先儒辨證已詳固不敢妄議然其文曰天子永寧則為臣下祈祝之辭無疑又曰公謂天子則似是畿内諸侯從王於狩臣述其君語天子之言吁鼓之時世雖不可必但其字畫高古非秦漢以下所及而習篆籀者不可不知也廸自為諸生往來鼓傍每撫玩弗忍去距今纔三十餘年昔之所存者今已磨滅數字不知後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為之愛

護哉間取鄭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數子之説考訂其音訓刻諸石俾習篆籀者有所稽云至元己卯五月甲申奉訓大夫國子司業潘迪書石鼓文音訓

烏乎三代之文字存於今者惟禹治水文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夫子比干盤銘延陵墓碣及法帖所載皇頡文二十八字間見商周鼎彝款識而已夫蒼夏之文漫不可考吉日癸巳延陵墓碣數字而已比干盤銘世

復罕用商周款識又不多得法帖所載翻摹失真然嚴正婉潤端姿旁逸銛利鉤殺自然而無涯生動而神馮機發秀出惟石鼓文焉耳矣竇泉所謂逺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旨哉言也惜其歲久剥落至唐始顯遂至紛紛疑議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籕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理豈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況其石

之質頑性堅若世為碓磑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仲謂是秦篆因其以殹為也見於秦斤以丞為丞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為帝亦可為王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以為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殹丞字正當從山取奉丞高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獵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詩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温彥

威使三京以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葢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而云也尤為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唐以來茍能書者如斯冰瑗邕諸人皆名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詩詞嚴古尤非南北朝時所能到者且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今斷然以為宣王田狩之詩而史籀之書也葢宣王田狩岐陽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於一時若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者其詞

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修備之詞一也麀
鹿麌麌麀鹿趍趍獸多之詞同也車攻曰四牡龐龐四
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阜蓋即石鼓趍趍六馬四馬
其寫之謂也他如駕言徂東駕言行狩即我其用道之
謂也曰之子于苗即君子之求之謂也曰選徒囂囂徒
御不驚即徒驂孔庶避从既簡之謂也曰建旐設旄悠
悠旆旌即其斿鼎斿之謂也其曰赤芾金舄即華勑填
填之謂也曰會同有繹即來樂天子之謂也曰決拾既

佽弓矢既調即秀弓孔碩彤矢㚢㚢之謂也曰兩驂不倚不失其馳即左驂旛旛右驂騝騝之謂也曰助我舉柴即我鹿允異之謂也曰大庖不盈即我公謂大害不余及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即君子乃樂天子永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即日維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既好即田車既安我車既好之謂也曰從其羣醜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即我以隮于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來遺遺之謂也曰儦儦俟俟即㚇

田若反之謂也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即秀弓時射射之族族之謂也曰滺沮之從即于水一方之謂也曰殪此大兕即我毆其特之謂也又況石鼓漫滅者其詞繁而不殺不若車攻二詩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刪削也古詩三千餘篇而夫子定為三百十一篇此類是也若以不見收録遽以是疑之則論語所引素以為絢兮偏其反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前人音辯者多皆有得失或前後相遠者有之或

多寡不同者有之歐陽集古所録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胡世將資古所録雖後出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吾衍氏比資古又加三字余得宋時搨本雖不能如集古資古吾氏所載然比今世所有者極為精好因裝潢成軸每鼓後以釋文譜之其闕文依吾氏滿廸補以圍方末書杜甫以下諸賢詩文時一觀焉則儼如對古人矣時洪武乙丑夏五月朔後學趙古則書 鐵網珊瑚

永樂之初余與餘姚柴廣敬同被簡入翰林講學之暇

因論及石鼓文廣敬為道其師趙撝謙得善本審定為
周宣王時詩史籀所書無疑永樂十一年予從太宗皇
帝來北京乃得見石鼓於太學門下亟摹搨成卷間一
展玩惜其訛闕已多時廣敬去世七八年欲求趙先生
所藏卷一觀庶稍補其闕文而不可得今稽勳員外郎
柴蘭廣敬姪也忽持此卷示予閱之信為善本而趙先
生之文援引切當辨論精覈眞博雅君子哉廣敬純謹
該洽不媿其師而蘭亦甚似之先生之所以教者可知

矣卷留予閣中凡兩日得從容觀覽俯仰今昔為之慨然 王文端公集

石鼓文并音訓在今北京國子監先聖廟門内始余欲求之而未知鼓之所在永樂七年來北京乃見之於此欲摹拓其文未暇及而歸後四年扈從再至又明年始摹得之深加愛惜乃令工人裝潢成卷并録韋韓蘇之詩歐陽公王順伯跋尾於後以藏於家蓋自宣王至今二千二百六十餘年矣而猶存此刻信物之竒古莫有

先於此者然考其文之所存則其漫滅剥落已十之八九當歐陽公為集古録時尚存四百五十六字後二百二十八年當元後至元己卯國子司業潘廸為音訓時所存猶三百三十九字當時已惜其剥落之甚又後有七十有六年至今永樂十二年甲午則僅餘二百七十八字矣就二百七十八字中昬缺難辨字或存半體証以音訓而後可識者又九十八字蓋其歲月益深則磨滅益甚加以摹拓椎擊之多其不能無損缺亦理勢然

也昔王順伯居宋南渡後不獲見此鼓而甚貴其文以為難得況至於今又二百餘年其可寶貴當何如也故并述其年歲之久近其文之多寡使後乎今者得以此參考素齋集

周宣王石鼓文十其義與車攻吉日之詩相類而辭亦間有同者鼓距今垂二千三百餘年散而復合晦而復明意者神物護持如韓昌黎之所言哉不然何歷年之遠若是也宋薛氏尚功鄭氏樵施氏宿王氏厚之各為

訓釋不能無議焉者如以時作時矢作尖霚作霧𢑚譌甚多不可殫舉然諸家皆為摸本所誤石鼓蓋未之見也元潘氏廸取諸家說重為考訂間亦以𡍯作即阪作㟢夫廸親見之猶混魯魚矧諸家乎滋躬詣鼔旁詳加摩玩文之漫剥者猶隱然有迹可辨也乃筆之以歸沈潛其義參考諸說是者取之誤者正之其未詳者不敢强為之說鼓之所自諸家考辨已明不復容喙乃以王氏辨疑及古今歌咏附載於後以見是鼓也直為周宣

之物好異者不煩曉曉云正德戊寅秋九月望古絳陶滋序石鼓文正誤

秦李斯嶧山碑

秦相李斯書嶧山碑跡妙時古殊為世重故散騎常侍徐公鉉酷躭玉箸垂五十年時無其比晚獲嶧山碑摸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因是廣求已之舊跡焚擲略盡文寶受學徐門粗堅企及之志太平興國五年春再舉進士不中東適齊魯客鄒邑登嶧山求訪

秦碑邈然無覩逮於句浹怊悵於榛蕪之下惜其神蹤

將墜於世今以徐所授摹本刻石於長安故都國子學

庶博雅君子見先儒之指歸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

奉郎守太常博士陜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賜

緋魚袋鄭文寶記 墨池編

右秦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摹本於徐鉉刻石置長

安此本是也封演聞見記載此碑云後魏太武帝登山

使人排倒此碑然而歷代摹拓之以為楷則邑人疲於

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令人間有嶧山碑者皆是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為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歟按史記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而其頌詩不載其他始皇登名山凡六刻石史記皆具載其詞而獨遺此文何哉然其文詞簡古非秦人不能為也秦時文字見於今者少此雖傳摹之餘然亦自可

貴云金石錄

府城西北隅有摹嶧山秦碑極精製旁刻云嶧山秦刻磨滅久矣宋初惟江南徐鉉有摹本贊皇李建中傳寫得之遺余曾祖金紫公傳子孫四世踰百年靖康建炎兵火相尋舊藏文籍散落殆盡獨此刻僅存命善工勒於青社郡舍阜昌甲寅河南李仲坦志石雖豐校鄒嶧摹本有間矣子欽齊乘

右嶧山碑青社本斷裂多矣余得之習禮檢討嘗見陳

思孝論嶧山翻本次第云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鄭氏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然余於蜀中本未之見也楊士奇東里續集

秦李斯泰山刻石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滅先王之法而獨

以己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於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詔僅在所存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别本云出於夏竦家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眞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余友江鄰幾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頎不可鐫鑿不知當時

何以刻也四面皆無草木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風雨所剥其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本鄴幾遺余也比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為眞者爾集古録

右秦泰山刻石大中祥符歳眞宗皇帝東封兖州太守摸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其後宋莒公摸刻於石歐陽公載於集古録者皆同蓋碑石為四面其三面稍磨滅故不傳世所見者特二世詔書數十字而已大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絶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摸以歸文

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於是秦篆完本復傳世間矣以史記本紀考之頗多異同史云親廵遠方黎民而碑作親輙遠黎史云大義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於後世而碑作陲於後嗣史云皇帝躬聖而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而碑作體順史云施於後嗣而碑作昆嗣史云具刻詔書刻石而碑作金石刻皆足以正史氏之誤然則斯碑之可貴者豈特玩其字畫而已哉碑既出斯立摸其文刻石自為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

云金石録

右秦二世東行詔書李斯篆其篆甚佳余在兩京廿餘年求之不能得比連得於洪遵道而楮墨亦佳京師四方之所趨也而好古博雅之士皆在其所收畜周秦以來金石刻皆富然余獨見鄒仲熙高庭禮陳思孝有斯刻固其難得如此也東里續集

余既得秦山秦篆又求得劉跂此譜遂附於後以見秦刻在秦山者其末磨滅蓋不止於今之所傳墨本也應

天府學有此譜石刻余得之張士謙云同上

余家舊藏此刻僅五十一字乃二世詔即歐陽公所謂江鄰幾本趙氏所謂兗州及宋莒公摹本是也近得劉譜視前加九十三字後序謂篆石埋植土中崇四五尺五十一字在南面稍平故常為人摹搨其三面皆殘闕蔽闇跋刮磨垢蝕而字始出蓋刻文起西面而北而東而南共二十二行其末行制曰可三字復轉刻西南稜上由是篆文首尾幾於復完而俾之傳世此則跋之功

也歐陽文忠宋莒公皆不知嶧山碑四面有字蓋在劉譜未出之前元吾衍子行號稱博洽其學古編云石皆剥落惟二世詔一面稍見豈亦未嘗見劉譜邪金薤琳琅

秦李斯會稽刻石

秦頌徳碑丞相李斯小篆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徳二世元年春行郡縣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彰先

世成功盛德越絶云秦皇東遊至會稽以正月甲戌到大越舍都亭取錢唐岑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三寸東面廣四尺西面廣尺六寸刻於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一里水經云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尚在山側梁書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范雲為主簿以山上有始皇石刻三句一韻多作二句讀之並不得韻又有字皆不詳雲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讀之如流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會稽刻李斯書其字四寸畫如小

指圖鐫今文字整頓是小篆也姚令威叢語云嘗上會稽東山自秦望山之嶺並黄茅無樹木復自小徑別至一山俗名鵞鼻山山頂有石如屋大插一碑於其中文皆為風土所剥隠約就碑可見缺畫如禹廟没字碑之類不知此石果岑石歟非始皇之力不能插於石中此山險絶罕有至也紹興二十八年王詹事十朋為簽書判官莫舍人濟教授府學梁寺丞安世為會稽尉用令威所記欲意搜抉三公各賦三十四韻以紀其事王公詩叙

云秦頌德碑世傳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教授莫子齊好奇嗜古搜訪甚力有言在何山者莫以語十朋何山見圖經在秦望東南疑其眞秦望十朋語縣尉梁次張勸其親往梁慨然而行命工登山梁得之碑石僅存字磨滅已盡墨片紙而還作詩具記始末因次其韻且記吾三人好事之癖永以示後人莫公詩叙云秦會稽石刻唐人如張守節司馬貞皆嘗援以證史記紹興初舅氏姚令威删定登山弔古見碑石猶存後二十餘年分教

是邪以語籤判王龜齡勉邑尉梁君求之則石已缺字不可見矣以詩記其事龜齡既賡以濟首發其端書以示濟按會稽秦頌德碑凡二百九十六字視秦世泰山之罘諸刻獨此碑字為最多唐李嗣眞云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絶秦望諸山及皇帝玉璽猶千鈞強弩萬石洪鍾豈徒學者之宗匠亦是傳國之遺寶周越法書苑獨載封禪碑數十字而已至歐陽公趙德父集録天下金石遺文殆盡亦不復有秦望山碑姚令威紀鵞鼻山頂

石屋所插一碑今石屋故在碑葢無有梁次張所摸片紙指為秦碑乃在何山其去鵞鼻尤為隔絶盡記本末以俟後之君子施宿會稽志

李斯書嶧山頌淳化間守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所授本刻於長安國學泰山頌至元間行臺侍御史李處巽獲劉跂所摸本刊於建鄴郡庠由是其跡僅存而所傳浸廣予攷諸記載始皇及二世抵越取浙江岑石刻頌於山亦斯筆也磨滅久矣好古博雅者葢願見而不

可得予乃以家藏舊本摸勒置於會稽牘舍庶與嶧泰等文並貽於後但史記攸長作修長世字作三十追道作追首又作追守軌度作度軌今則俱依石刻至正元年辛巳歲夏五月望日承德郎紹興路總管府推官東平申屠駉識金薤琳琅

右秦會稽刻石按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後其石人稱秦望山碑山在會稽縣東南四十里宋書載竟陵王子良刻日登秦望

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刻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雲讀如流子良大恱以為上賓則晉宋以來石固無恙歐陽公趙明誠皆好集古文不應此獨見遺鄭夾漈通志金石畧雖嘗載之而云疑在越州亦無眞見此皆予之所未曉者元至正初東平申屠子迪為紹興路推官以家藏舊刻刻於路學即今之所傳是也然不知其先何從得之予觀其字畫與嶧山碑絶類豈亦出徐鼎臣鄭文寶之所摹而申屠氏嘗藏之歟

同上

秦程邈篆書

李季忱示余程邈篆四簡簡十二字余考之自漢以後書篆書所不至也篆法貴得𤨏匾應勢故筆力常有餘此書盡之或謂書家但言邈在雲陽獄初從簡便作書主於隸徒故號隸文當多事時用之適當遂公行之邈不更為篆文篆自史籀後李斯因之作為小篆由漢逮今不能改豈邈與斯當秦之世固嘗為此篆文不可考

也張懷瓘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史程邈作也隷書程邈所獻也初未信此言逮得季忱所藏銘刻於是信之知唐世書多懷瓘自有據也廣川書跋

後漢張芝帖

伯英書小紙意氣極類章書精神照人此翰墨妙絶無侶者山谷集

章草高古可愛眞伯英之妙蹟絳帖平

後漢崔瑗張平子墓銘

右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曄漢書張衡傳贊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此銘有之則眞子玉作也其刻石為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因治縣署毀馬臺得一石有文驗之迺斯銘也遂龕於廳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後亡矣其在高第者登尚書及員外郎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之時自凡百君子以下則亡矣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閒其最後

四字然則昔人謂二本者不為無意矣據徐方回所記二十有一字迺趙球所得南陽石之亡者今不復見則又亡矣惜哉集古録

後漢蔡邕石經

右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盖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數千字皆土壤埋没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為古文篆隸三體

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懐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余今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云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

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歳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邪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千百歳之後盡絀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已之私意串通其説難矣余既録為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於卷末云

後漢蔡邕陳仲弓碑

右漢陳仲弓碑其額題云漢文範先生陳仲弓之碑碑文字已漫滅蔡邕字畫見於今者絶少故雖漫滅之餘尤為可惜以校集本不同者已數字惜其不完也金石録

後漢蔡邕陳仲弓碑陰

右漢陳仲弓碑陰故吏姓名多以刓缺蔡邕小字八分惟此與石經遺字耳石經字畫謹嚴而此碑陰尤致逸

可愛 金石録

後漢蔡邕酸棗令劉熊碑

隸釋謂歐陽公不知碑在酸棗無以名其官遂謂之俞鄉侯季子碑而引王建題此碑詩云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而又疑其非中郎筆法予則以為建生於唐其云蔡邕碑者蓋本之圖經而非鑿空而言洪氏不當於此而疑之也 金薤琳琅

後漢蔡邕夏承碑

蔡邕書夏承碑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厖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陵百代筆陣堂堂者乎予由是始知為中郎之蹟碑在今廣平府學

王惲秋澗集

予承乏廣平見府治後堂有碑仆地閱之乃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所書八分體按古者天子諸侯士葬必斲木樹豐碑鑿孔貫繩綍以懸棺而下壙秦漢以下始易石臣子因書君父之功於其上今

碑額有孔政古制也及考文字自蒼頡鳥跡之後變化不一由大小篆至八分書若秦丞相李斯漢議郎蔡邕皆足以師古傳後下此不聞矣然則邕之書胡可易得哉於戲光和苦邑之刻予固未及見之今觀此書風神骨立想亦逼真矣計自東漢靈帝建寧三年至今凡一千三百五十有五歳而此刻尚存豈非神物守護之至邪因與諸同寅謀復樹於堂之東隅創一小軒以覆之扁曰愛古志書法也若承之功德與夫墓之所在碑之

所從來因不暇考論但碑之下截凡一百一十字年久蘚蝕條後人摸刻覽者當自擇之成化已亥春三月望日南舒秦民悅跋於碑陰廣平志

後漢蔡邕西嶽華山廟碑

此碑後題云新豐郭香察書楊文貞公跋謂漢魏之碑多不載書刻人氏名此獨詳焉遂因之有聞於今而文貞惟以為郭香書而不曰香察其意葢疑香察不類人名故也隸釋云東漢循王莽之禁人無二名郭香察書

者察涖他人之書其説為得此文貞之所未知然洪氏亦不言為何人書也按徐浩古迹記以碑為蔡中郎書浩深於字學且生唐盛時殆非鑿空而言者洪氏失之於不考耳 金薤琳琅

後漢蔡邕太尉劉寛碑

漢太尉劉文饒碑二故吏李譙等立一門生商苞等立一在今西都上東門外官道之北洛陽尉射圃中近世好事者亭以覆之目其亭為寶刻蓋以是碑為蔡中郎

書故名焉二碑陰各有題名唐湖城公劉爽修碑記亦存焉予官洛五年每過上東必裵徊碑下想文饒之高風玩中郎之妙楷與歐陽信本之觀索靖碑坐臥不能去何以異云因令工椎拓二碑及陰文裝為三帙而時觀之政和二年七月初吉黄某長睿父書東觀餘論

後漢蔡邕魯峻碑

右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水經注以峻為恭趙氏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而辨水經之誤予家舊藏此碑峻字

明白可識趙氏果有其本何乃不知而必欲証之以地里書也歐陽公謂峻最後為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司隸校尉莫曉其義隸釋云漢人碑志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官尊而職清非列校可比故書之也此足以袪歐公之惑鄭夾漈又謂此碑書於蔡邕按徐浩古蹟記其叙邕書惟三體石經西岳光和殷華馮敦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不知鄭氏何所據也 金薤琳琅

後漢蔡邕小黄門譙君碑

近世有信安何籀者以隸書知名目是碑為蔡中郎書未知何據自謂學此法清勁有古意與梁孟皇行筆正相反予謂漢世隸法至魏大變不必梁蔡勢自爾也此碑意象古雅在樊常侍蔡稾長二碑上借非中郎自可師法大觀三年八月癸未西都掾廨裴長睿書東觀餘論

後漢蔡邕老子銘

右漢丞相邊韶撰字為隸書不著名氏世以為蔡邕書據碑延熹八年八月桓帝夢見老子尊而祀之韶時典禮因而為銘碑在亳州衛眞縣太清宮 歐陽棐集古録目

右漢老子銘舊傳蔡邕文并書蓋杜甫李潮小篆八分歌有曰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世云此碑是也今驗其詞乃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所立未知甫所見是此碑否而本朝周越書苑遂以為韶撰文

而邕書初無所據金石録

後漢張昶華山祠堂碑

華陰縣華山下有漢魏文帝三廟廟有石闕數碑一碑是建安中立漢鎮遠將軍段煨更修祠堂碑文漢給事黄門侍郎張昶造昶自書之元帝又刋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名傳於海内又刋傳中司隸校尉鍾繇弘農太守毋丘儉姓名廣六行鬱然循平是太康八年弘農太守河東衞叔始為華陰令河東裴仲恂役其逸力修立

壇廟引道樹柏迄於山陰事見永興元年華百石所造碑水經注

後漢蔡琰胡笳引

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僅餘兩句亦似斯人身世邪山谷集

魏鍾繇上尊號奏

右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篆額在頴昌相傳爲鍾繇書其中有大理東武亭侯臣繇者乃其人也曹氏父子睥睨

漢祚非一朝夕勢極事就乃欲追大麓之蹤竊箕山之節後世果可欺乎又自比潙汭納漢二女豐碑至今不磨所以播其惡於無窮也當時内外前後勸進之詞不一此蓋刻其最後一章魏志注中亦載此文有數字不同非史臣筆削之辭也皆當以碑為正碑自造於華裔之後石理皴剥字跡晻昧今世所傳者多是前一段𥂕

隸釋

魏鍾繇受禪表

右魏受禪表篆額在潁昌亦曰鍾繇書所謂表者蓋表揭其事非表奏之表也碑云黄初元年十月辛未受禪於漢漢紀作乙卯魏志作十一月庚午裴松之注所載甚詳蓋是月十三日乙卯漢帝使張音奉璽綬詔冊禪位於魏魏王辭者三及漢冊四至乃以二十九日辛未升壇受命碑之所載是也水經云繁昌城内有三臺人謂之繁昌臺壇前有二碑其後六字生金論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此蓋附會符命之談

也隷釋

魏鍾繇賀捷表一作戎路表

右魏鍾繇書其辭云戎路兼行履險冒寒因述曹仁徐晃破關羽事其後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按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於摩陂而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役又古人牋啓不書年此二事可疑又云羽已被矢刃據三國志羽圍曹仁於樊爲仁所敗而走後爲孫權兵斬於沮與此帖

不同集古録

今考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效王軍靡陂至正月始還孫權傳羽首至吴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按操以閏十月南征以正月還洛往復正當寒際此繇表所謂履險冒寒正是也操未至而閏月中徐晃已破羽走之此繇表所謂征南将軍與徐晃并力而羽已被矢刃者正是也則此表與魏志所書正合非僞也征南将軍即權耳其矢刃者謂

羽為晃破雖未即殺之而羽已被創矣至十二月權始追獲之蓋徐晃之破羽在閏十月孫權之殺羽在十二月今繇以閏十月上操表乃賀是月之破羽非賀十二月殺羽也因此致疑則此表與史書正合非偽明甚又按古人牋啓多不用年至表奏則用年者有之若劉琨上晉元帝表稱建興元年是也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閏十月表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蕃郡也東武南蕃之屬故并著之

或讀為蕃鎮之蕃誤矣東觀餘論

戎路表宣和御藏所記最為琅琅黄伯思董逌攻守若輸墨毋復餘論第余所見兩石本皆勁而纖長又不無剥蝕此刻獨完好紙墨皆精翩翩有宣示風然是思陵手搨似不無肉勝之歎弇州續藁

魏鍾繇力命表

始順伯示余以定武蘭亭敘書賜官奴樂毅論謂無以復加矣順伯笑曰未也又有過此者乃出鍾繇力命表

諦觀久之心為之醉字畫精到乃至是乎順伯博雅好古畜石刻千計單騎賦歸行李亦數篋家藏可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隸上下數千載亹亹不能自休而一語不輕發先鍾後王字家固有定論以此三者坐判優劣豈為知者道耶　樓鑰攻媿集

魏鍾繇薦季直表

右鍾繇薦季直表真跡高古純樸超妙入神無晉唐插花美女之態上有河東薛紹彭印章真無上太古法書

為天下第一予於至元甲午以厚資購得於方外友存此山後因飄泊散失經廿六年不知所存忽於至正九年六月一日復得之怳然如隔世事以得失歲月考之歷五十六載嗟人生之幾何遇合有如此者後之子孫宜寶藏之吳郡陸行直題

鐵網珊瑚

成侯在魏銘功五熟釜為魏宗室豈獨勲業為不可及其楷法傳於世者亦不可企及若戎路表是也此卷薦季直表其法度與戎路表無少異漢季楷法全似隸其

古雅可見於後二王為翰墨宗匠顧豈能外此哉分湖陸隱君酷嗜古今浙右法書名畫多出於其家此卷尤隱君所寶者更五六十年而復歸於隱君信神物去來眞有神護云遂昌鄭元祐同上

袁昻論書云鍾書有十二意外巧妙實亦多奇又李嗣眞謂鍾元常正隸如郊廟既陳俎豆斯在又比寒澗閟壑秋山嵯峨虞世南云鍾繇馳騖曹喜蔡邕傚學而致一體眞楷獨得精妍夫能書之士其評品鍾書如此其

重也然唐文皇論書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製黄長睿謂逸少所臨鍾書尚書宣示及破闕羽等帖字皆匾闊殊無長體豈文皇誤以廣為修乎長睿又云漢隸用筆結體圓勁雅淡字皆匾而弗椭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諸帖古隸典刑具存夫真賞之士其推察鍾書如此其至也此卷鍾元常薦季直表真蹟世不多有仔細觀之果符諸賢之論而其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蓋其楷書去古未遠純是隸體非

若後人妍媚纖巧之態也或疑此帖唐人所書其間民字缺而不全夫民字之不全特唐人避諱而刓撥之非不全書也痕迹猶存端可察識觀者亦觀其筆勢字體與夫英氣雅韻不可舍本而求末遺精而究粗也要當鑒以心目至正十八年戊戌五月望日袁泰題同上

右鍾繇薦季直表眞蹟黄初到今千二百餘年矣而紙墨完好不渝信希世之寳也應禎往年在天府得見二王眞蹟今復於相城沈啓南所觀此區區餘年何多幸

也弘治四年人日長洲李應禎記同上

史載鍾太傅事魏殊有偉績此薦季直表又見其為國不蔽賢之美其書平生所見特石刻耳若真蹟之存於世者則僅止此啓南所藏法書甚多吾固知其不能出此上也吳寬匏翁家藏集

弘治初客從越來持鍾元常書薦焦季直表示予察驗真偽將售諸博文家予未敢決亦以歲月緜閣已甚不能不傳疑也後乃歸之沈先生啓南家先生長子雲鴻

為予中表姊夫更諏於予予應之猶是也他日外舅太僕李公閱而賞歎不置特為鑒定題曰此千二百年之眞蹟希世之寶也然後衆論乃定公又言曩於祕府見二王書二王書則人間未聞影響二十年前有以十八字為右軍書嘉興人以重價購去然固亦未能決者也

祝允明祝氏集略

右鍾元常薦山陽太守關內侯季直表宣和書譜及米史黃論與他名家品目皆不見記載惟張士行法書纂

要嘗一及之且與戎路力命尚書宣示並稱但戎路諸帖咸有石刻傳世而此帖不傳刻本殆不可曉而陸行直鄭元祐袁仲宣在元世皆博學名能書家其題語珍重如此必有所據先友李公應禎嘗親為余言其妙謂雖積筆成塜不能髣髴其一波拂也公書法妙一世其言如此余又安能置喙其間哉但諸公題語皆稱焦季直余驗焦字實侯字之誤蓋侯字上有闗内二字實闗内侯也至後但稱直而不言季蓋季姓直名闗内侯其

爵也若以為焦姓則上闗内字似無所屬以為地名不應薦人而直舉其郡望且當時亦無所謂闗内郡者故余定為侯字無疑而華氏入石直標為薦季直表云徵明識　莆田集

魏太傅鍾成侯元常書世不多見見者唯淳化閣數帖及戎路力命二表而已宣示乃右軍臨筆長風白騎識者有疑戎路力命紛紛若訟獨此薦季直表最後出由分湖陸歸蕩口華復為之刻石以傳自華氏之刻行而

天下之學鍾書者不復知有淳化閣帖矣此表小法楷法十各得五覺點畫之間眞有異趣所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昔人故不欺我也華氏藏為大戎脅取畬縁佐朱提權相復見法籍入天府尋用代禄轉落緹帥家緹帥没余乃偶得之賈人手亦云幸矣好事者意此神品無上法書不應歷唐宋間寥寥乃爾又歷千五百年而完好若未觸手甚或以纖媚疑之第此正純綿裹鐵書家三昧也庸詎知非其時卧江左深山中不得排金門

入紫闥而亦用此故不墮兵燹邪籍令李懷琳宋儋白首臨池辨此結體否咀賞之餘因敬題於後弇州山人稾

魏鍾繇墓田丙舍帖

慶元二年孟冬壬子見餘姚施令尹蓋司諫之子也出其家所藏墓田帖碑石余誦山谷之詩曰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為之三歎攻媿集

魏鍾會周公禮殿記

高朕修周公禮殿記初平五年立初文翁為蜀郡立學
安帝永初中火災被焚獻帝時太守高朕重修立之今
碑在成都府學禮殿東南柱上形方上下小其木堅若
金石木碑傳遠者唯此爾集古并録目並誤作石柱天
下録云鍾會書漢隸字原

魏梁鵠大饗碑

右大饗之碑篆額在亳州譙縣魏文帝延康元年立相
傳為梁鵠書碑字有不明者唐大中年亳守李曁再刻

故有文可讀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王曹操死其子丕嗣位改元延康魏志云丕以七月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是時漢鼎猶未移也丕為人臣而自用正朔刻之金石可謂無君之罪人也武王載西伯神主於軍中者弔民伐罪之師也丕以姦賊之心欲吞吳蜀遂攘神器耳操之肉未寒而置酒高會酣飲無算金奏間作祕戲畢陳誇辭諛語無所忌憚可謂無父之罪人也士大夫櫝藏其碑者特以字畫之故爾碑云八月至

譙而史作七月亦不必多辨也隸釋

魏梁鵠修孔子廟碑

右魯孔子廟之碑篆額嘉祐中郡守張稚圭按圖經題曰魏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魏志黄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吏卒守衛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誤也後漢孔僖傳注以羨為崇聖侯亦誤也文帝履位之初首能尊崇先聖刊寫琬琰知所本矣使其味素王之言行六經之道則豈

止鼎峙之業而已哉魏隸可珍者四碑此為之冠甚有石經論語筆法大饗蓋不相遠若繁昌兩碑則自是一家亦有以為鵠書非也隸釋

魏曹植帖

按隋祕府所藏有魏黄初篇其書至唐初已亡莫知為何等書也以類推之如子建之遺文在當時固多有存亡者奚獨鷂爵等賦云乎唐太宗出御府金幣致天下古本命魏元成及虞褚定其眞偽篇各有印印以貞觀

為文令鷄爵賦及贈王仲宣詩皆有此印疑為唐祕府所藏矣亡何遽為武氏子脂澤所得良為可惜最後在建業文房而後歸之浮休張氏蓋幾於屢脫而僅脫者一縑素之傳固亦有幸不幸哉今自隋煬帝至浮休居士所題其為帖凡五雖乏之精神頗多態度或疑贋偽或謂臨模固亦在疑信間然跡其所由來則源流固自可考今藏於新晉安史君任公之家嘉定八年春王正月臨邛魏某得以寓目輒題其後 魏了翁鶴山集

吳皇象急就章

右章草漢黄門令史游急就章二千二十三字相傳為吳皇象書摹張郡公家本象書惟官本法帖所載文武將隆等四帖其餘不復多見而章草自唐以來無能工者其法蓋僅存世傳獨吳越錢氏所藏蕭子雲出師頌最為近古他如索靖月儀等未必盡眞此書規模簡古氣象沉遠猶有蔡邕鍾繇用筆意雖不可定為象書決非近世所能偽為者自李斯作倉頡其後爰歴博學凡

將元尚與急就五家繼作皆為小學所宗故字書略備今倉頡而下皆亡獨此書有顏師古注本尚在乃相與參校以正書並列中間臨搨轉寫多不無失實好事者能因其遺法以意自求於刻畫之外庶幾絕學可復續也宣和二年上巳日知潁昌軍府事縉雲葉夢得題石林集

吳皇象吳大帝碑一作天發神讖碑

皇象書吳大帝碑在江寧府書雖本漢隸然探奇振古

有三代純樸氣自是絶藝非如東漢遺書循一矩律藉蹈綴襲竊而自私也自王愔志定録古今書而象已在著録中至庾肩吾以象品入上中其後李嗣真因之不改不知當時所定果何據也羊欣稱象善草書世稱沉著痛快而張懐瓘惟稱象小篆入能品其他不見稱於人今官書有象章草帖故自精深奇崛前世獨不言象為隷字何也意謂既以書入品第則或不盡著其言又諸人或有兼數書著者此又不可知也余疑此碑近出

書畫尚完故是前人未見當其評書時不得睥睨於其間也不然書隸至此而可遺其品目哉象尺書曰太子屏風在此已久而未得之又曰想必醉令作鱧魚梅羮相待其自矜持如此廣川書䟦

右吳孫皓天璽元年段石岡紀功德碣八分書相傳出皇象極高古而其文缺壞不可見者已三之一蓋宋元祐中此碣已斷為三在天禧寺門外時轉運副使胡宗師徙置漕臺今在應天府學又不知何時所徙也考吳

志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上有年月字遂改明年為天璽元年是年鄱陽言歷陽上石文理成二十字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石寶之瑞又改明年為天紀以協石文此碑不見於志考其文有天發神讖等語則亦當時瑞應之事然天紀四年王濬遂入吳矣東里集

吳皇象文武帖

皇象文武帖蓋寫東觀校書郎高彪送幽州督軍御史

第五永箴耳結字亦古史本云呂尚七十此云師尚七十史本云明其果毅此云昭其果毅蓋作史者避晉諱當以此為是五將三門下當云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兹三事謀則諮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眞忘富遺貴福禄乃存枉道依合後無所親先公高節永越可尊佩藏斯戒以厲終身時蔡邕輩並賦詩送永獨彪作此箴邕等甚美之以為莫尚也全章

見東漢書此段軼之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沉著痛快眞得其筆勢云法書要録

蜀漢諸葛孔明書

武侯手翰惟此數十字嗟乎鍾繇梁鵠之跡布寰區至老瞞纖滓猶有餘氛而獨無表章及此者余於無信二國諸帖未嘗不薫沐正襟拜啓於前流涕於後也墨林快事

蜀漢張飛刁斗銘

涪陵有張飛刁斗銘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佩人間刁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州表左袒何人復為劉 楊升菴集

晉索靖月儀帖

晉人評書以索靖比王逸少近世惟淳化官帖中有靖書其後購四方得月儀十一章今入續帖中其筆畫勁

密然與前帖中書亦異不知誰定之李嗣眞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為遒竦今月儀不止三章或謂昔人離析然書無斷裂固自完善殆唐人臨寫近似故其書剞劂逕出法度外有可貴者

廣川書跋

今年冬得黄熊所攜索幼安月儀帖一卷按幼安眞跡為宣和殿所藏而先已刻之祕閣續帖中米元章與其友人書謂月儀帖不能佳而黄長睿遂未信以為贋物獨董逌稱其筆畫勁密他人不能睥睨然亦是唐人臨

手也月儀有正二三九凡十一章俱稱具告君白了不可曉其辭亦錯雜絕不類晉人尺牘而中得一二古雅如黃初時語然終不可曉也此本刻頗精楮墨亦佳有古色或是閣帖眞本故存之弇州續藁

晉索靖章草急就篇

自秦同書文丞相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敬作博學篇至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游作急就篇皆書文之林苑欲識字者不可不知惜哉凡

將以上不可復見特急就存焉者以昔賢多喜書之故也其文雖出小學家而亦西京文氣未衰之際詞致雅馴故顔籀賞其清靡籀注此書嘗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會稽等篇本備加詳覈今世所傳惟張芝索靖二家為眞皆章草書而伯英本祇有鳳爵鴻鵠等數行至靖所書乃有三之二其闕者自毋縛而下纔七百五十字此本是已葢唐人摹而弗塡者神韻筆勢古風宛然予遂手搨一通陶隱居謂之塡郭書近世謂之雙鈎書葢

欲知筆徑所自故爾予既手搨復補其遺字於弖終因以備忘云東觀餘論

右索靖章草急就篇一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五十九字余聞世有此唐人硬黄臨本舊矣不知藏誰氏求之久不獲紹興甲子偶得祕書郎黄長睿雙鈎所摹於福唐凡西晉前鍾張衛索書帖存於今者大抵無復真跡流傳騰搨既多僅見其點畫爾長睿好古善隸楷能得古人用筆意其氣韻精采尚可髣髴其典刑兵興以來

剽剥煨燼之餘故家名流所藏殆盡幸有遺者不可無傳於世閱無美石乃使以版刻置之燕堂以示好事者杜子美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古今所恨云石林葉夢得書石林集

晉索靖出師頌

史孝山出師頌係古章草法在宋時有兩本天府志索幼安所謂銀鈎之敏而人間則盛推蕭子雲余舊於文壽承所見一卷上有祐陵泥金御題征西司馬索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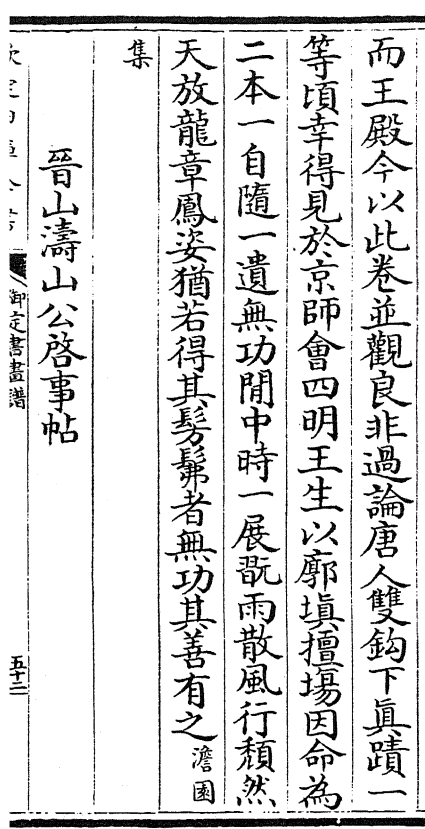
與宣和瓢印蓋天府本也第黰黵不甚可别細翫其行筆處亦似𢖍蹇澀往往有楓落吳江之恨今年秋家弟敬美購得一卷其大小行模相髣髴而結法特加遒密古雅墨氣如新又有太平公主胡書王涯僕射永存珍祕二印越國公鍾紹京半印褚尾米友仁敷文鑒定以為隋賢書遂入紹興内府余竊謂二蹟皆自幼安臨出特紹興之所入者佳而宣和之所藏當小次耳小米不能别所以而槩以隋賢目之大似暗中摸索余良幸獲

再覩此希世之珍所小不滿者子雲奇跡遂以永絶令人慨歎弇州續藁

鍾太傅書自晉渡江時止傳宣示表百餘年間妙蹟已絶寧知今世有索靖出師頌邪此書在檇李項子京家故是甲觀其昌戲鴻堂法帖

晉嵇康帖

絶交書文徵仲以尾有右軍字疑為逸少此非知書者張懷瓘言家有叔夜草寫此書常寶惜人與兩紙王書



不易繇此言之實嵇之手蹟特懷琳臨倣之耳懷瓘又言王少縱逸乏丈夫之氣故評草書登品者八人嵇亞而王殿今以此卷並觀良非過論唐人雙鈎下眞蹟一等頃幸得見於京師會四明王生以鄣塡擅場因命為二本一自隨一遺無功閒中時一展翫雨散風行頹然天放龍章鳳姿猶若得其髣髴者無功其善有之澹園集

晉山濤山公啓事帖

此卷有山公啓事使人愛玩尤不與他書比然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為可謂不然者矣意以謂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東坡集

晉庾亮帖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謂伯英再生今不逮子敬甚遠正可比羊欣耳東坡集

晉庾翼眞蹟

晉庾翼稚恭眞蹟在張丞相齊賢孫直清汝欽家古黃麻紙全幅無端末筆細弱字相連屬古雅論兵事有數翼字上有寶蒙審定印 米芾書史

晉王洽帖

燕石入笥卞和長號玉石亦自有辨但知者絶少則眛者衆矣眞贗相眩則僞者常勝後有眞者不復察也余觀王敬和帖而傷之仁廟時購法書四方洽之書落簡

揮豪有郢匠成風之勢其帖已具寶章集今入祕閣者不求眞偽謂眞洽書也余嘗察其書正唐所摹以留御府者豈知世復有舊札遺紙存乎今觀李氏所收帖然後可以辨矣世反疑爲臨家者是豈不使卞和長號也

廣川書跋

晉王洽仁愛帖

王導行草見貴當世洽在諸子中又最知名而書不減父風下筆有新意此帖當是以其兄散騎常侍恬之亡

也語故切至筆鋒鮮潤加之結密未必不氷寒於水曹
勛松隱集

晉王濛帖

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幾所謂毫髮無遺恨者王荆
公嘗自言學濛書世間有石刻南澗樓者似其苗裔但
不解古人所長乃爾難到山谷集

晉王珣真蹟

米南宮謂右軍帖十不敵大令蹟一余謂二王蹟世猶

有存者惟王謝諸賢筆尤爲希覯亦如子敬之於逸少耳此王珣書瀟灑古澹東晉風流宛然在眼用卿得此可遂作寶晉齋矣畫禪隨筆

晉謝安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中屠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悉爲兵士剔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閒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邪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題其

後還之敬甚懊恨蓋太傅是右軍輩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爲謝公書在也某獲觀中祕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鑒尤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廸善寶之道園學古録

晉謝安六十五字眞蹟

右晉太傅南郡公謝安字安石書六十五字四角開元小璽御府書也永存珍祕印入唐相王涯家翰林之印

建中御府所用更兵火水土之刼者八百年歷代得以保之必有神護元祐中見晉十三帖於太史李瑋第云購於侍中王貽永家太宗皇帝借其藏書摸閣帖但取郗愔兩片餘王戎陸雲晉武帝王衍及此謝帖謝萬帖共十二帖皆不取模版余特愛此帖欲博以奇玩議十年不成元符中歸翰長蔡公建中靖國二月十日以予篤好見歸余年辛卯今太歲辛巳大小運丙申丙辰於辛卯月辛丑日余生辛丑丙申時獲之此非天邪米芾

記寶晉英光集

謝太傅六十五字眞蹟後有米元章行楷百餘字米自貴其小楷云不輕爲人寫惟跋古帖與前賢墨跡用之所謂獅子捉象必全其力今在嘉禾項晦夫家若王右軍奉橘期小女修載等眞蹟皆項氏之傳貴者容臺集

晉桓温書

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當早一報此桓元子書蜀平蓋討譙縱時也僕喜臨之人間當有數百本也東坡

集

晉桓温旱燥帖

右旱燥帖晉臣温手跡字法淳古無俗韻亦一代佳札臣之事君以忠而已非貴乎虛拘苛禮也古者奏事乃用親札而不以繁文盡恭蓋君臣之義同於父子各無所疑通其情實之為美於温此帖可見紹興戊午四月初四日臣米友仁恭題珊瑚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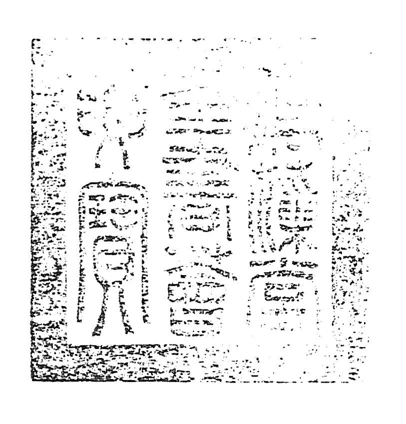
晉顧愷之女史箴眞蹟

虎頭與桓靈寶論書夜分不寐此女史箴風神俊朗欲與感甄賦抗衡自余始為拈出千載快事也其昌戲鴻堂法帖

晉楊羲黄素黄庭經

黄素黄庭經陶穀跋以為右軍換鵞書米芾跋以為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惟趙孟頫以為飄飄有仙氣乃楊許舊迹而張雨題吳興過秦論直以為學楊羲和書吳興精鑒必有所據非臆語也按眞誥稱楊書祖效郗法

力同二王述書賦亦云方圓自我結構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其為書家所重若此顧唐時止存帶書六行今此經行揩數千字神采奕然傳流有緒豈非墨池奇遘邪元時在鮮于樞家余悉從館師韓宗伯借摹數行兹勒以冠諸帖楊在右軍後以是神仙之跡不復係以時代耳其昌 戲鴻堂法帖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陳學漢